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 第二十三回 為遊學枉道干時 阻翻台正言勸友

卻說制軍請洋人到了一間西式屋裡，同撫台去會他。原來那洋人是比國人，因中國要開鐵路，湊不起錢，與比國人訂了合同，由他承辦的。向例鐵路上有什麼事合官場交接，都是中國總辦出頭，這回是因制軍歡喜接見洋人，所以特地來的。當下由通事代達洋人之意，無非一路開工，要制軍通飭州縣照料供給的意思。制軍一一答應。洋人去後，萬帥回轅，見制軍待洋人那般鄭重，自己也就收拾一間西式屋子出來，又吩咐門上：「遇有洋人來見，立時通報請會，不得遲延！」門上聽了這般吩咐，那敢怠慢？說了奇怪，偏偏等了三五個月，不見一個洋人影兒。一日，有個湖南效法學堂的畢業生，想謀出洋遊學，聽說這位撫台是新學界的泰鬥，特特的挾了張畢業文憑，前來拜懇。這學生卻是剪過頭髮，一身外國衣褲，頭上一頂草邊帽子；恰巧他這人鼻子又是高隆隆的，眼眶兒又是凹的，體段又魁梧，分明一個洋人。

走到撫院的大堂上，可巧遇著那位聽過吩咐的門上，那學生就對他說：「要見你們大人！」這門上見他是外國人，自覺歡喜，只疑心他口音又像中國。一想這洋人定是在中國住的年代久了，會說了中國話也是有的，也就不疑。又見那學生把手在褲子袋裡掏了一張小長方的白紙片兒出來，上面畫了幾個狹長條的圈兒，門上見是這樣，也不管他是不是，冒冒失失進去回過。偏偏遇著這位大人在簽押房的套間裡過廳，向例此時沒人敢回事的，他進來找不著大人，急得滿頭是汗，連忙去找鄧門上。原來這套間裡，只有鄧門上走得進，鄧門上見他急得這樣，問其所以，才知道原故，罵道：「你這個胡塗蟲，不好先請他到洋廳上去坐嗎？那曾見過外國人叫他好在大堂上站著的？」那門上聽了這話，忙將片子交給鄧門上，自己出去招呼。鄧門上又偷偷的走到洋廳連邊昭過，果是洋人，然後敢上去回。這時大人的廳已過足了，鄧門上將洋人求拜的話回過，呈上那張名片。

萬帥也當是真外國人了，便趕緊踱到簽押房裡。臉水漱盂，早經齊備，萬帥擦過臉，漱過口，急急忙忙，披了件馬褂，又戴了頂帽子，便走到西式花廳上來。誰知那學生卻行的是中國禮，萬帥見此光景，方知是中人西裝，上了他的當了，不覺勃然大怒。正待發作，一想不好，現在制軍尚且愛重學生，我這門樣一鬧，學堂中人一定要批評我，把我從前的名聲，一齊付之東流了，豈不可惜？且看他對我說些什麼，再作道理。想罷，便讓他坐下。那學生踢踏不安，斜靠著身子坐著。萬帥問他來意，他站起來打了一躬，說：「要求大帥合湖北學堂裡的卒業學生，一同資派出洋遊學。」萬帥又問：「你是那個學堂出來的？」

那學生連忙將效法學堂的卒業文憑從懷中取出呈上。萬帥看了一看，果然是卒業文憑，原來姓黎名定輝，後面還簽了許多洋字。萬帥問他學過那國文字，他道是學過英文。又問要到那一國去遊學，他道想到美國去。萬帥道：「這裡學堂開辦不到三年，離著卒業尚早，一時沒得學生派出洋去。聽說京城裡大學堂，卻時常派學生出洋。除非保送你去考取了，三年五載學成，倒有出洋的指望。只是你這般打扮，京裡是去不得的。」黎定輝道：「大帥若肯栽培，情願改了打扮，拜在門下，聽憑保送人都。」萬帥見他說想要拜門。便正色道：「這拜門原是官場的陋習，怎麼你也說這話？」定輝道：「學生是仰慕大帥的賢聲，如同泰鬥，出於心說誠服的，不同世俗一般。」萬帥受了他這種恭維，不覺轉嗔為喜道：「也罷！添此一重情誼，我們格外親熱些。其實我只是愛才的意思。但你所說要改回中國打扮，豈是容易的？我有些不信。別的自然容易，那頭髮是一時養不來的，如之奈何？」定輝道：「剃頭鋪裡現在出了一種假辮子，只要拿短頭髮編上一些兒，就看不出是假的了。帶維新帽子的人，專靠他才敢剪辮子。」說得萬帥大笑道：「原來辮子也做得假，將來五官四體都可以做假的了。」定輝道：「聽說上海鑲的假鼻子，假眼睛，假牙齒多著哩。」豈知萬帥就是鑲的一口假牙齒，聽他這話，倒也沒得駁回，只說：「你急急的改裝，總不應該！」定輝道：「論理原不該的。只是志在求學，一意出洋，顧不得許多了。如今一時不出洋，自當改轉來的。」他口裡這般說，心裡卻尋思道：「要是我不扮西裝，你也未必見我？」萬帥聽他語言從容，議論平實，頗賞識他，就叫他改轉了中國打扮，搬到衙門裡住兩天，同他第二個兒子一起進京。定輝站起，打了一躬謝了，跟手端茶送客。

定輝回寓，果然改還中國服色，備了受業帖子，拜萬帥為老師，把行李搬了進去住著。起先萬帥公餘之暇，還時常邀他來問些學業，談得甚為融洽，後因公事忙，也不常接見了。至他那位令郎，說要一同進京的，卻又不見面。弄得黎定輝舉目無親，沉沉官署，沒一個人可以談得的，只得自己發篋陳書，溫理他的西文。可巧那天萬帥走過他住的書房，聽他在裡面咿唔，只道他讀文章；一時高興，進去看看，誰知他桌上擺了一厚本西文書，問他：「是讀西文麼？」他說：「是讀的外國詩。」萬帥見這樣講究，便向他道：「我第二個小兒，本來就想到京裡去考仕學館的，只因他從沒有讀過西文，要費你心指點指點，只須有點影兒，將來進去之後，念起來順利些便好了。」定輝趁勢道：「這是極便當的事。但是門生來這許多日，世兄還沒有拜見過。」萬帥便叫聲：「來！去請二少爺來！」家人去了半天，不見到來，萬帥等得心焦又叫人去催，方才搖搖擺擺的，拖了一掛紅須頭的辮線來了，背後跟了兩個俊俏小管家。看來這位世兄，年紀只有十七八上下，生得面如敷粉，唇若塗朱，一種驕貴的模樣，卻畫也畫不出。然而見了人的禮信甚大，先替他父親請了一個安，回轉身來才替定輝請安，定輝還禮不迭。但是他自己的腿是僵的，請安下去，只有半個，那世兄雖不在意，只外面站著的兩位管家，早已笑的眼睛沒有縫了。定輝也覺著，羞的臉上紅一陣，白一陣。忽聽得萬帥吩咐他的兒子說道：「你在此終日閒蕩，終究不是回事兒。我去年已替你捐了個郎中的前程，如今跟著這位黎先生同到京裡去，要能考上了仕學館，將來那郎中是大有用處的。不是內用，就是外放，就是派出洋做欽差的分兒，都掄得到。但是我聽說要進仕學館，也總要懂得西文，方進得去。這位黎先生是精通西文的，你趕緊跟他操練操練，免得將來摸不著頭腦。每天限你三個鐘頭的功課，早半天一點半鐘，下半天一點半鐘，讀到下月初十邊就要動身了。」萬帥說一句，這世兄應一個：「是」萬帥叫他明日為始，又著實囑托定輝一番，才起身走出，世兄也跟了出去。次日十點多鐘，居然到書房裡來，仍舊是兩個小管家伺候。見面之後，才問起定輝的雅篆。

定輝道：「我名便是號。」定輝也問他，他說：「單名一個樸字號華甫。」又說：「沒有西文書怎好？」定輝道：「不妨，我這裡有的是。」於是拿出書來，先教了他字母；幾次三番的教他寫，總寫不上來，教他讀，聲音是學得上的；拆開了用石筆抽寫一兩個字問他，又不認得了。弄得定輝沒法，一會兒就是吃飯去了。飯後到三點半鐘再來，整整鬧了三天，字母尚未讀熟。定輝想出法子，叫他分作幾次讀，每次讀四個字，讀熟寫熟，再加上去，自以為這樣總可以成功了。誰知明天又叫了個家人來告假，說：「有病不來了。」幸而他父親也不查究功課。只索罷手。

真是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轉眼間行期已到。萬華甫迫於嚴命，只得克期動身。萬帥派了一個有鬍子的老管家，叫柳升的送去。那跟少爺的兩個小管家，一個叫董貴，一叫韓福，仍舊伺候了去。又派了兩個親兵，帶了洋槍護送。只為要彎山東省去看他舅舅，那山東的路是著名難走的，所以特派兩個親兵護送。當下檢點行李，只有少爺的行李頂多，什麼鋪蓋、衣箱、書箱、吃食籃等類，足足堆了半間屋子；定輝行李卻只有三件，一個鋪蓋，一個大皮包，一個外國皮箱，他無所有。當下萬帥備了幾樣菜，算是替定輝餞行，再三把兒子囑托，要他一路招呼。到上海不可多耽擱日子，招商局是已經有信去托他們照應的了；從青島灣濟南舍親那裡，多住幾日不妨，招考日子還遠哩；川費一切，交給柳升，賢弟不須另付。又叫人到帳房取二百銀子，送到黎少爺書房裡去，說這是送給賢弟的學費。定輝感激不盡，再三稱謝。

次日，用紅船渡江，上了招商局的船。一路無話，到得上海，住了泰安客棧。定輝是到過一次的，很有幾個同學熟人在學堂裡，只有那位華甫世兄，雖說由上海到漢口走過兩趟，卻是跟著老人家，一步不敢離開，這繁華世界何曾夢見？起先不過同了定輝到江南春吃了一頓番菜，聽了一次天仙的戲；後來定輝的同學三四個人來，要請他們吃花酒，定輝固辭不獲，他們會見了萬華甫，也就順便請請，華甫一口應允。原來這時華甫雖不全是官場樣子，然而見了人只曉得請安，於是定輝指教他些做學生的規矩，見同

學的應酬，又同他講了些新理，開口閉口的幾個新名詞。華甫一一領略。他本甚聰明，場面上工夫，一學便會，所以定輝的那班同學，也看不出他是個貴介只當他是定輝的同志。到得晚上，有字條來催請，定輝約他同去，他便叫董貴伺候著跟去，董貴只好跟了就走。馬車套好，二人上車，董貴合車夫並坐在前頭，到了西蕃芳停下了，進巷第一家便是。定輝的幾位同學已經到齊了，齊聲鬧著要他們叫局；兩人沒有相好，那些同學就薦了幾個。定輝倒也罷了，不過逢場作戲，華甫到了這金迷粉醉的世界，不覺神魂飄蕩，聽了那信人的話，便要翻台。定輝皺眉頭，那些同學卻都眉飛色舞，竭力攛掇他去。當下已有十二點鐘光景，定輝便要辭別眾人，回到棧中睡覺，那些同學如何答應，說他道學的很，太不文明瞭。定輝道：「若是偶然戲耍，原不要緊，至於沉迷不返，豈是我們學生所當做的？人家尊重學生，原為他是曉得自治，將來有些事業全靠我輩，何等價值。像這樣混鬧起來，乃腐敗到極點了，將來還擔任得起那件義務呢？我勸諸君快快回頭罷。」

內中有幾位驚然敬聽，面帶愧容；有兩位吃到半醉，心裡不服。一個道：「我們又不是真正嫖婊子，不過叫幾個局，擺台把酒聚聚，幾個同志這些小節，原可以不拘的。再者英雄兒女，本是化分不開的情腸，文明國何嘗沒有這樣的事？不然那《茶花女》小說為什麼做呢？老同學太古板了！」定輝道：「不然，你上半節的話倒還不錯，至於說是文明國也有頑耍的事，雖然不錯，只是我們那一樣學問及得到人家？單單學他這樣，想想合人家爭什麼強弱呢？」大家聽了這些話，不免一齊掃興，又得沒駁他，也就不肯去吃華甫翻台的酒了。華甫氣得面皮失色，停了半晌道：「小弟無端叨擾，應該覆東，世兄說出這些敗興話來，弄得大眾離心，這不成了諸同志的公敵麼？」定輝笑了一笑，也不則聲。座上的信人，一齊聽的呆了，也不曉得他們說些什麼，只知道萬少大人的酒擺不成。那信人背後站著一個大姐，便插嘴道：「雙台酒已經有人回去交代過哉，各位大少勿去末，萬少大人阿要攤台！」華甫弄得踟躕不安，只得拉了定輝去咬耳朵，務必代他邀三五個人去一坐以全場面。定輝始而不肯，繼而看他的臉上實在難過，幾乎要哭出來的光景，卻不過情，只得答應，重複入座，把「代請幾位同學陪他去做個收梢」的話合眾人說知，內中本有幾個人是極喜熱鬧的，礙於定輝那幾句話不好意思同去，今聽他如此說，便樂得順水推船的答應了。於是叫拿稀飯吃了，大家分頭，有回去的，有跟萬華甫同走的。定輝一人回到客棧，寫了幾封給湖南同學的信，等等華甫尚未回來，便先就寢，一時睡不著，添了無數的想頭，暗道：「看這萬華甫合信人那種親熱的樣兒，恐怕貪戀著要下水哩。為他牽掣，恐一時動不得身，錯了考期，如何是好？」

又想到：「我所以投奔他老人家，也是為的出洋權宜之計，其實這番舉動，還是何賴人的劣性，要算畢生之玷了。如今擺脫不開，倘所事無成，更覺乏味。」想到這裡，不覺懊喪起來。

聽得隔壁鐘鳴三點，方才睡著，次日直睡到九點鐘起來。梳洗已畢，只見柳升進來問道：「昨晚我們少爺同少爺出去，直到天明才回棧的。聽得董貴說，是吃了兩台花酒。少爺是有主意的人不要緊，我們少爺從來沒有經過，恐怕他迷了婊子動不起身，怎好呢？倘有一差兩誤，將來回去，柳升當不起這個重擔。」

定輝聽了他話，一臉的沒光彩，勉強對他道：「昨日之局，本是有人請我，順便請你們少爺的。我是沒法兒應酬朋友，你們少爺偏偏又要翻台，我勸他不聽，只得先回來了。如今怕他迷戀，只有趁早上船。明天晚上恰好有船開，莫如檢點行李，上了船就好了。」柳升連答應了幾個「是」，自行退出。又停了好半天，十一點鐘敲過，萬華甫才起來，走到定輝房裡，邀他去吃館子。定輝道：「我吃過早飯了。」華甫定要拉他同去坐坐，定輝正想勸他早行，便也不辭。走到雅敘園，點了幾樣北菜，華甫一邊飲酒，定輝一邊勸說早走的話。華甫昨日聽了他一番議論，把那住夜的念頭早打退了許多，倒底少年氣盛，也想做個維新的人傑，就一口應允了。次日附輪北上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